二等座

這些年，內地高鐵蓬勃發展，快速、平穩、舒適，極大便利了公眾的出行。無論是從技術水平、建設速度，還是從運營規模來說，高鐵都堪稱是中國發展動力強勁的突出象徵之一。

筆者荷包裏存不住幾文錢，出行基本上以二等座為主。春節返京的車上，聽到鄰座的小女孩問媽媽「我們是二等座，三等座什麼樣？」媽媽告訴她高鐵沒有三等座，小女孩不解地連連追問「為什麼沒有？」媽媽被問得哭笑不得，卻說不出個所以然。

的確，在日常生活裏，三等制幾乎是「鐵律」，簡直如「一生二、二生三」一樣。比如，國家珍貴文物就有一級、二級、三級，內地醫院也按規模劃分成一二三級。高鐵的座位其實也是分為三個等級，但卻並沒有以一二三等來命名，而是從高到低，依次稱為商務座、一等座、二等座。二等座實際就是起步配置。但同樣的一個座位，名字是「三等座」還是「二等座」，帶給乘客的情緒價值卻是不同的：我坐的是比三等座高一個檔次的二等座（儘管三等座並不存在），擺脫「降級消費」的暗示。

還有種特殊的情況，是只有一等座、三等座，卻沒有二等座。「補白大王」鄭逸梅在《前塵舊夢》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則怪現象：「舊時的電車，由西人主辦，分着頭等廂和三等廂……這很使人難解，為什麼有頭等和三等，沒有二等？」

彼時的上海，洋人處處欺凌歧視中國人。外灘公園，一度明文規定「除西人之傭僕外，華人一概不准入內」。而在乘車方面，洋人也要固化這種「優越感」，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應坐頭等車廂，而「華人相差不止一級」，只該坐三等車廂。特意空缺「二等」名義，以示壁壘森嚴。所以鄭逸梅說：「這是多麼氣人啊！」

瓜園
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獲得方向

在漫長的漂泊中，《奧迪賽》的主角奧迪修斯有一次走向一個極少有人願意前往的地方：冥府。那是一個沒有歡樂的國度，是亡者停留的所在，但為了得到預言者提瑞西阿斯的指引，他必須親自前往那片黑暗之地。這段旅程在史詩中格外奇特：英雄不是去贏得榮耀，而是主動接近生命的終結。

當奧迪修斯在地上挖出祭坑時，亡者的魂靈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詩中寫道：「從四面八方他們聚攏到坑邊，發出淒厲的呼喊。蒼白的恐懼抓住了我。」這讓人看見一個罕見的畫面：英雄也會害怕。

首先出現的魂靈，是奧迪修斯的一位同伴。那人因為醉酒從屋頂跌落。魂靈請求奧迪修斯返回人間時為他舉行葬禮。生命的結束不總是來自榮耀，它也可能來自一個粗心的瞬間。在此，恐懼在這裏有了新的形狀：它不是對敵人的恐懼，而是對生命脆弱的認知。

最令人心痛的一幕，是奧迪修斯三次試圖擁抱母親的魂靈。魂靈像夢影一樣從手中滑開，他們之間隔着一道無法跨越的界線。這提醒我們，有些恐懼無法戰勝，只能承認。

在這段旅程中，奧迪修斯最終見到預言者。預言沒有給他一條輕鬆的道路。相反，它清楚告訴奧迪修斯回家的路仍會充滿艱難。若他與同伴無法克制慾望，所有人都會遇到危險。他甚至會孤身回家，面對新的危機。

冥府帶來的不是安慰，而是更清醒的未來，但這正是這一段故事的重點：英雄走入黑暗，沒有在那裏找到解除恐懼的方法。他得到的，是理解恐懼的能力。冥府像一面鏡子，讓他看見終結、失去、責任與慾望。當他重新回到光明世界，航程仍然危險，但他已知道自己在面對什麼。

許多文化中的英雄都曾下降到地下世界。這些故事反覆出現，因為它們觸碰了一個普遍經驗：人成長時，總會遇到不願面對的事。可能是失敗、失去、衰老，或是自己性格的弱點。逃避，只會讓恐懼留在陰影，只有直視它時，人才能夠獲得方向。

普通讀者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但是你先別急」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別急。」這是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話。我想，這話至少反映了兩種現象：第一，大家都很急；第二，大家都討厭急。急人之所急，本是值得肯定的，但前提是所急之事確實當急。然而，現在有些「急」，不急在事態，僅是急在心態；而當「急」成為一種情緒，它便會互相傳染，此時，如果某乙急某甲之所急，某乙之急便如澆在某甲「急火」上之熱油，除了把某甲烤焦或捎帶烤焦某乙外，毫無益處。此時，便需對某甲說一句：「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別急。」

心態之急，多數源於「卷」。以育兒為例，兩三歲的孩子，遠不到啟蒙的年紀，但時下不少早教機構卻鼓吹教兩三歲的孩子識字。當鄰居家的小萌娃認得一百個字，而自己家的連名字都認不準時，家長就該「急」了。殊不知，那個識了一百個字的娃娃可能也埋下了「急」的種子。因為，有的專家認為，這個年齡段的孩子，不應進行符號認知，否則會破壞探索實物的興趣，不僅不利於發展語言能力，還可能造成情緒失控。

急，有時候還因為信息繭房和信息過載。當你剛得知鄰居的孩子識一百個字時，或許還會以「神童住在我家隔壁」調侃，而當你打開手機，一連接收到多條幼兒教育信息，發現原來「識字神童」遍布天南海北，而且一百個字根本算不上「神童」時，心態就岌岌可危了，再看自己的娃，不急才怪。

那麼，怎麼解開「急」這道題呢？有人信奉「上天自有安排」，有人認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心態倒是平和了，卻過於消極。我以為，正確的解法首先是準確自我認知。手裏有一張清晰地圖的旅人，到哪裏都不會心慌，同樣，清晰掌握自己人生地圖的人，對無謂的「急」就有了免疫力。再者是擴充自己的信源，信息來源渠道越多樣，越能應對各種事態，從從容容，遊刃有餘。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需求的發現者

這個周末，我又被新的AI工具刷屏了。

昵稱為「小龍蝦」的OpenClaw一夜之間紅遍整個網絡，它把原本只能一問一答的AI智能體，變成了有手有腳能真正執行任務的「賽博實習生」。新工具新功能，一個接一個層出不窮，忽然有些恍惚：我們這代人，好像被迫活在一場永不結束的進修班裏，上一個還沒學明白，抬頭擦擦汗，卻發現下一個又來了。

有了「小龍蝦」的幫助，你就好像突然有了一個免費的員工，它不知疲倦、任勞任怨，能寫程式、能畫圖、能查資料，二十四小時在線。聽起來很美好對不對？但問題來了：作為「老闆」，你得清楚告訴它，你要的是什麼。這個需求說得不清晰，它做出來的東西就跟你想要的差十萬八千里。

這恰恰是我們最不擅長的事。

這麼多年來，我們習慣了當「執行者」。上級交代任務，我們想辦法完成；客戶提出需求，我們想辦法滿足。我們擅長的是「怎麼做」，而不是「做什麼」。可當工具本身變得越來越強大，真正的瓶頸不再是執行能力，而是發現問題、定義需求的能力——那個「想做什麼」的源頭，始終需要一顆人類的大腦。

走進茶餐廳，阿姐問「食咩」，我總能答得出來；但如果面前站着一個無所不能的助手，問我「想做一間怎樣的餐廳」，我可能反而會愣住。因為後者需要的不是選擇，而是創造——難的是我如何將心裏那模模糊糊的一團，清晰而明確地描繪出來。

所以我在想，與其焦慮地追着每一個新工具跑，不如花點時間，練習另一種眼光：在日常裏發現那些未被滿足的需求，在習慣中看見可以改變的可能。當我能夠清晰地說出「我想要什麼」時，AI才會真正成為我的工具，而不是永遠追不上的對手。

畢竟，工具再厲害，也還是工具。那把打開未來的鑰匙，從來不在機器手裏，而在我們自己心裏——在於我們能不能看見，那些值得被創造的東西。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五見報

僱傭騎士與他的王子侍從

雖然《權力遊戲》以令不少劇迷失望的第八季告終，卻仍然續篇不斷，其前傳故事《龍之家族》已於二〇二二年至二〇二四年播放兩季，今年另一前傳故事《七王國的騎士》也開播，亦不乏捧場客，《權力遊戲》的IP果然堅實。無獨有偶，兩劇皆以坦格利安家族或其相關故事為主軸，似乎大家都對這個龍騎士家族最感興趣。

無論《權力遊戲》是否爛尾收場，其史詩式的宏大格局、錯綜複雜的敘事線，的確俘虜不少劇迷的心。《七王國的騎士》卻有點逆其道而行，講述一個小人物的結義與冒險故事，不見千軍萬馬的浩瀚場面，也沒有曲折離奇的劇情。主角鄧肯爵士是一位出身卑微的僱傭騎士，頭腦不怎麼樣，但正直勇敢，早年跟隨救命恩人阿蘭爵士，後者既年邁也籍籍無名，阿蘭爵士死後，鄧肯爵士打算參加比武競技，希望憑實力贏取獎金和名譽，途中遇到一位光頭少年伊戈，對方自薦做鄧肯爵士的侍從，亦步亦趨，鄧肯爵士那時還不知道，伊戈原來就是坦格利安王朝的小王子。二人不僅有着一高一矮的身高差，年紀、頭腦、身份也形成強烈對比，是一對很有趣很好看的角色組合。

《七王國的騎士》的重要戰役是「七子審判」。鄧肯爵士的騎士身份好不容易被認證，獲得比武資格，卻由於為木偶戲女藝人出頭，跟二王子伊利昂大打出手，從此與坦格利安家族結怨。伊利昂拒絕單打獨鬥，提出以「七子審判」解決事情，意味着鄧肯爵士必須另覓六人，迎戰坦格利安隊伍。誰願意挑戰坦格利安家族？於是發展出一段《七俠蕩寇誌》一般的招兵、結義與惡鬥的情節。鐵王座繼承人貝勒王子在最後關頭「倒戈」，加入鄧肯爵士陣容，因而成戰，卻受重創，倒下之前，仍跟鄧肯爵士等人有說有笑，除下頭盔，眾人才驚見他已身受重傷，此情節有《絕命毒師》那位表面是炸雞店老闆的大毒梟死前一刻的既視感。

《七王國的騎士》第一季全六集播放完畢，第二季預計於明年播出，期待鄧肯爵士和伊戈展開師徒情誼。

雜果賓治
羽羊
逢周五見報

揭秘羅馬地鐵「競技場站」

遊客在羅馬搭地鐵，不只是一段旅程，更像是一堂活生生的歷史課。近日全新啟用的「競技場站」（**附圖**）就在古羅馬競技場下方三十米深處，從規劃到完工，花了整整二十年、耗費七十億歐元。這裏不只是地鐵站，更是一座讓人走進去就像穿越時空的「地下博物館」。一進站，乘客眼前就是古代浴池、軍營遺址，腳下則是千年前的古井和陶罐，等車的片刻也能親近羅馬三千年的文明遺跡。

在羅馬修地鐵，最大的挑戰不是技術，而是如何在開挖時保護每一寸

歷史。工程團隊與考古學家並肩作戰，小心翼翼地保存每一塊石牆、每一件出土的陶器。每當發現新遺蹟，工程就得暫停，評估如何兼顧施工與保存。地鐵站內設有多個展區，透過燈光和多媒體還原當年的盛景。

這裏展示的不只是博物館裏的珍品，還有當年普通羅馬人的日常用品：餐具、陶碗、浴池遺址等等。你會發現，千百年前的人與今天的我們一樣，吃飯、沐浴、生活，這些點滴都在月台一旁的玻璃櫃中重現。這種把文物融入城市生活的做法，讓通勤者真切感受到歷史就在身邊。

等到地鐵C線二〇三五年全線通車，預計每天可運送八十萬人次，不僅大大緩解交通擁堵，也讓遊客能更輕鬆穿梭各大景點。

世界上不少城市都試過把考古成果結合地鐵站，但羅馬地下三層文明交疊，文物密度前所未有。下次前往羅馬，別只顧着拍照打卡，不妨專程走進競技場地鐵站。當你等車時，抬頭看到兩千年前的陶罐安靜閃爍，那種古今交錯的感覺，會讓你真正體會這座城市的獨特魅力。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溫和又神秘的鯨鯊

近日，一則關於鯨鯊的視頻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視頻稱，位於珠海長隆海洋王國的一條鯨鯊出現「鯨落」，許多網友紛紛留言悼念，甚至對園方提出質疑。不過截至三月十一日，園方尚未發布有鯨鯊離世的公告，「鯨鯊死亡」說法多為網友自行討論，屬於未經證實的信息。長隆方面表示，目前鯨鯊館仍正常營業，館內對外展出八條鯨鯊。儘管真相仍待進一步確認，但這場討論卻讓人們再次將目光投向海洋中這種溫和而神秘的巨型生物。

鯨鯊是世界上體型最大的魚類，成年個體通常可長達十米以上，體重可達數十噸。牠們的身體呈灰藍色，布滿白色斑點與條紋，猶如夜空中的星辰，因此也被稱為「海洋中的星空」。

與其龐大的體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鯨鯊的性格十分溫順。牠們主要以浮游生物、小型魚類和甲殼類生物為食，進食時會張開巨大的嘴巴，緩慢游動，將海水連同食物一起吸入口中，再經由鰓部過濾。這種溫和的進食方式，使牠們成為海洋中最不具威脅性的巨型生物之一。

雖然體型巨大，但鯨鯊行動優雅緩慢，很多潛水愛好者將與牠們同游視為一生難得的體驗。然而，正因為游速慢、性格溫順，牠們也更容易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過去，一些地區曾捕撈鯨鯊作為食物或魚翅來源，加上海洋污染、船隻碰撞以及漁網誤捕等問題，使得鯨鯊的數量逐漸下降。如今，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已將鯨鯊列為瀕危物種，許多國家也開始加強對牠們的保護。

萌寵集
煒仔
逢周五見報

及時止損

近年陸續有移民海外的港人回流。嘗過了異國生活的滋味，不喜歡、不適應，也就不應勉強。及時止損，比繼續在網絡或人前裝幸福，無疑是更理智、更勇敢的選擇。

別說移民那麼複雜的事情，其實日常生活中，不少人明知自己身處錯誤的軌跡，卻往往拿不出勇氣，又放不下身段認錯和求變，才一直把自己困在有苦自己知的境地。身心不斷內耗，歲月也消磨殆盡，就算老來醒悟，也失去了回轉的籌碼，只剩滿腹的牢騷與不甘。筆者聽過不少人對工作的抱怨，明明知道自己在從事跟天賦、興趣、才能都不搭的工種，卻從不理性思考改變現狀的策略，既沒「裸辭」的勇氣，也沒有從頭再來的動力。日復一日地蹉跎，藉口也積累了一大堆：怕人生跌宕、怕他人嘲諷、怕市道不佳、怕影響家庭收入等，總而言之機會不是掌握在自己手裏，而是「時不予我」。直至人到中年，不單沒有足以自豪的成就，職場上也談不上有過什麼熱血的經歷，明日夜羨慕嫉妒別人精彩的生活，但為了面子，只好以「平淡是福」「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別人的成就都是金玉其外」的說法，為自己無聊無夢的青春打圓場。

及時止損，除了是投資理財的策略，也可以活用於人生不同的範疇，時刻提醒自己果斷地停止將時間、體力與心思投入不當的「項目」。壯士斷臂無疑艱難，但其實許多事情並未到要斷臂犧牲的程度，只是當事人害怕改變，怕會斷臂，才不敢撥開面前的芒草，看看就在寸步之外的風景。多少情侶相處淡而無味，或是終日吵架，卻又因害怕從此單身、戀愛失敗、孤獨寂寞等，強撐明明應該及時止損的關係。這跟死守不愉快的移民生活、人生總覺懷才不遇一樣，都是欠缺面對改變的勇氣。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